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十三

宋　岳珂　撰

天定別錄卷一

天定別錄者鄂國岳氏甲子奏篇之後裒次四朝念忠之次第拾前錄之所未載及續見者也先王之事悉矣褒典在朝廷公論在人心為子孫者毋庸以詞費是錄固嘗序所由作矣而於今錄則有可證於前

者三可慮於後者二紹而明之又史法之所許也夫人臣之大義止於忠大節止於廉大端止於學此三者非有以證莫之顯也松楸欝然遺廟巋然此二者非有以慮莫之承也是則豈容於不述哉方先王初謚忠愍次謚武穆世固以為當然也一旦明天子下坦制興鼓鼙之思合二美而公其傳其視夫異時之名臣渭南之隕星汾陽之貫日盛心皦如遂得以並驅於千載之上有此錄則加美矣忠非足證與金鐀

之實錄於先王傳有曰死之日家無餘財世亦以為固然也及考隆興之初詔還簿錄有司會直僅共得緡錢萬當宁惻然歎其貧詔以見緡賜償之先兄甫請遺壁於朝得之傳聞曰家故田四萬畝在廬山之陽詔有司併給則實止三千畝其視夫同時之鄙夫金錢鉅億見於郿塢之積姦祖六十萬斛見於阜陵之聖語氷炭判如遂有以自別於萬世之下見此錄則加實矣廉非足證與實錄又曰先王通左氏春秋

及孫吳兵法世又知其必然也及賜謚之告曰威名震於中外智略根乎詩書視夫曩時之輯錄建儲之疏出師之奏謝赦之表斯文炳如亦將得以自信於一字之褒有此錄則加信矣學非足證與忠臣烈士之禁樵採建隆之詔也而鑿石牟利近見於行闕之旁致有煩乎寶慶之頒旨有此錄則上知所以慮乎弛也廟于鄂王于鄂淳熙嘉泰之詔也而飲食必祝有得於斯人之心猶未泯乎沔陽之私祀有此錄則

下知所以慮乎久也證而傳本乎人心慮而久亦本乎人心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尚何假於予言惟觀是錄者以顯然者考前聞則昭前之志為可矜以隱然者垂後來則慮後之心為可察錄之複於已定之天葢未嘗增損於一毫也錄有前後前以紀隆興之昭雪後以續嘉定之申褒合名曰別葢流別之謂與紹定改元端午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

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

追復指揮

準尚書省劄子禮部狀準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都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殁而太上皇

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追復少保兩鎮告

勑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象葢念舊者不忘於扙拭而勸功者當急於褒崇朕祗禀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岳飛拔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略

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邊烽内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櫜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内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狐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

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聞李牧之為人殆將撫髀闕西平而未録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先祖妣李氏及先伯雲等復官封指揮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故岳飛妻李氏特與復楚國夫人男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雷復忠訓郎閤門祗候霖復右承事郎與合入差

遺震霤並與補保義郎雲妻鞏氏與復恭人更不給致仕遺表恩澤内雲令臨安府以禮祔岳飛葬

先祖妣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勑榮悴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以篆車綿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緊彊宗之鼎盛何奇禍之驟興殆兹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辨前楚國夫人李氏柔潔以為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妬之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闔門遠徙閱

歲屢遷眷念前朝既下生還之命志仲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憂門户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可特復楚國夫人

先伯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告

勑漢李將軍耻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予敢亦罹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雲慨慷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勲績兹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既白杜郵之寃

爾或知輔氏之報可特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

敕如右牒到奉行

先伯母鞏氏復恭人告

敕昔者大臣逞憾誣蔑舊勲微太上皇帝全度矜容則

岳氏一門無噍類矣爾流離嶺海險阻備嘗上奉君姑

下撫幼稚以至於今非天有以相之耶其詔攸司還畀

温恭之號生爾者太上恤爾者朕躬汝其念兩朝之恩

勉二子以忠報庶幾他日尚有餘榮可特復恭人

先伯雷復忠訓郎閤門祗候告

勑故前忠訓郎閤門祗候岳雷前世流人亦有父子兄弟死則追褒生則寵秩如今日者乎國家雨露之恩與天通矣靈如未泯知享斯榮可特追復忠訓郎閤門祗候

先考霖復右承事郎告

勑前右承事郎岳霖爾父有戰勝攻取之勲而無奇厖福艾之相故忠足以結聖主之眷而智不能辨權臣之

誣一欝九泉侵尋七閏玆興懷於鼙鼓肆加寵於子孫
復以文階續其世禄朕於爾家可謂注意矣爾之一門
何以報我哉可特復右承事郎
訪問李若樸等指揮
勑中書門下省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㫖昨聞臣僚
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罪
吕沈中發王詢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直其寃
狀章傑捕趙鼎送葬酒又搜其私家書欲傳致士大夫

之罪翁蒙之為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為王鈇家治盜欲鍜鍊富民多取倍償王正已為司理卒平反之此不畏强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録

先兄甫等復官省劄

吏部申准承信案關承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潭州狀據故樞密岳飛男雲妻鞏氏狀伏覩十月十三日同奉聖㫖指揮故岳飛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氏故夫雲見

有男二人甫二十五歲申二十二歲女大娘二十四歲故夫弟雷見有男四人經二十一歲緯二十歲綱十四歲紀十二歲女二娘二十三歲女三娘十七歲見在潭州同居並係阿翁樞密親孫乞備申朝廷乞賜指揮施行尋行下兵馬司勘會去後今據兵馬司申尋行勘會得故樞密岳飛男雲妻鞏氏本家於今年四月初三日到潭州見在北裏廂故夫弟雷一房同居鞏氏故夫雲有兒女三人長男甫二十五歲次男申二十二歲女大

娘二十四歲鞏氏故夫弟雷有兒女六人長男經二十一歲次男緯二十歲綱十四歲紀十二歲女二娘二十三歲女三娘十七歲已上兩房兒女共九人别無詐冒州司保明詣實申聞事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雲男甫申岳雷男經緯綱紀並特與補承信郎岳雲岳雷女三人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岳雲妻幷其餘子孫令所在州軍依已降指揮尋訪申尚書省本部所准承信案關備承前項指揮故樞密岳飛孫岳甫等

六人並特與補承信郎故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二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本部除將岳甫等六人各合補承信郎已申朝廷命詞給降告命外所有岳雲岳雷女三人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合給降尚書恩澤照劄伏候指揮

右劄付故岳樞密本家候將來收使日繳今來劄子經所屬陳乞准此

先兄甫等復官告

勑其等善善及其子孫春秋之誼也乃祖旣信眉於地下矣其可使汝曹與編氓齒乎命以官勉圖報國可特授

先凡甫換授承務郎告

勑漢驃騎死武帝錄其孤為奉車都尉葢幸其壯而將之爾本將門乃能攻苦肄業叙為儒生兹特授以文階遂進京秩亦為爾祖奮由忠烈沒非其罪肆朕恩恤之厚於汝無靳也勉為忠孝茂對斯寵可特授承務郎

先兄琛等補官指揮

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同奉聖旨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並特與補承信郎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先兄琛等補官告

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承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特與補承信郎尋差人取索到本家供狀稱女安娘夫係高祚令依前項指揮並補承信郎並命詞告伏候指揮奉勑依下項故少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岳飛孫琛刑有寃濫朕所盡傷雪罪記功仍邺其族類併以官爾厥惟茂恩可特授承信郎

復田宅指揮

岳霖劄子乞給還父江州田宅近户部申到岳甫陳乞上件事已劄下户部催促江州開具見管并已賣過數供申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送户部依已行事理催促

疾速施行

吏部復田宅告示

行在尚書司封准都省批下本部申准都省批下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男霖狀乞父女安娘并孫男琛推恩等事承後批送吏部勘當申尚書省一司封勘當到本部今勘當岳霖所乞於司封别無合行事理一尚左今來本家所乞致事遺表等恩數量給一二一送部勘當申省本部勘當前執政官乞致仕依法

合同致仕恩澤三人遺表蔭補恩澤四人并致仕恩例兩次非降黜中身亡恩例兩次照得岳飛係是特追復官職已降指揮錄用子孫補官了當於本部尚書左選條法别無合得致仕遺表恩例一侍右檢承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並特與補承信郎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四月二十四日辰時付吏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又本部所承都省批狀指揮送部勘當

本部已承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高祚並補承信郎已申朝廷命詞給告去訖今勘當欲候今狀下部日從本部備坐前項因依告示本家知悉仍行下惠州并漳州遵依已降指揮施行一户部勘當岳霖乞給還江州田宅等業近承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言已行下江州一依都省批狀指揮日下開具有無見管未賣房廊田產如無即具已賣過數目并買人姓名供申仍契勘已賣過價錢并付是何

庫分送納了當有無朱鈔照證各具詣實保明文狀申
部候到申取朝廷指揮施行本部見行繼祖催促本州
知通日下開具供申其本州承行人住滯人尋行究治
斷遣去後近據江州申到稱見行監勒合干人等宿司
連夜供攢上件已未賣田產事帳續次供申本部已再
牒本州知通請疾速行開具供申去請令承送到批下
岳霖狀乞行給還江州所置田宅一節今勘當欲再下
江州知通請一依都省批狀指揮日下開具有無見管

未賣房廊田宅產各具詣實保明文狀申部候到從本部看詳申取朝廷指揮施行申都省候指揮承後批吏部勘當到岳霖狀乞父恩例五月二十八日送吏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仍告示須至指揮

右差親事官仰告示本官知委訖連申

戶部復田宅符

行在尚書省戶部准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准都省批下本部申追復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岳飛長孫岳甫狀乞將先祖生前置到江州田宅房廊見存給還本家等事後批送户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日令即不見得本州的實有無見管田宅房廊令勘當欲下江州日下開具有無見管田産具諳實保明文狀申部候到從本部看詳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後批送户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本部遂行下江州一依都省批狀指揮開具供申去後今據江州申准户部符日下開具岳甫乞給

還先祖生前置到江州見存田宅房廊有無見管田産具諳實丈狀供申朝廷施行州司今依准上項指揮開具下項並是諳實申部伏乞照會本部據今來江州申到見在岳飛田産屋宇等今開具下項一開具到見在田産計錢叁千捌百貳拾貳貫捌百陸拾叁文省田柒頃捌拾捌畝壹角壹步地壹拾壹頃玖拾陸畝叁角水磨伍所房廊草瓦屋肆百玖拾捌間見有人承佃田叁頃壹畝叁角玖步地玖拾壹畝叁角伍拾玖步水磨貳

所房廊草瓦屋共壹伯伍拾壹間未有人承佃田肆頃
捌拾陸畝壹角伍拾貳步水磨叁所荒雜地肆頃捌拾
陸畝壹角壹拾伍步荒雜地陸頃壹拾捌畝壹角肆拾
步岳家市見今只存陸拾間地基屋宇共貳百玖拾間
本部令看詳江州申到岳飛見在田産屋宇等合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七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令給
還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一日辰時付户部施
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江州主者一依勑命指揮

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給還御札手詔省劄

通直郎試將作少監岳霖劄子霖輙瀝誠悃不避誅夷仰瀆朝聽霖照對本家屢承國史院歷日所取索先父少傅忠烈行狀及前後被受御筆手詔真本應合千文字照使霖除已遵稟外重念霖先父少傅忠烈本以寒微奮由忠孝頃荷太上皇帝拔自行陣名列通籍一時異恩羣臣莫比前後被受御筆手詔無慮數百章中間

不幸為權臣厚誣悉被拘沒今聞見在左藏南庫架閣
比蒙聖恩昭雪寃抑憐其幽苦詔太常議謚而本家別
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詳酌於南庫取索上
件真本御札手詔等文字給付本家參考照使庶令子
孫久永珍藏知兩朝眷寵先臣之意感激思奮仰荅聖
恩不勝幸甚干冒威嚴霖下情無任戰慄之至伏候指
揮閏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左藏南庫搜檢
給還

右劄付將作岳少監

金佗續編卷十三

金佗續編卷十四

宋 岳珂 撰

天定別錄卷二

湖北轉運司立廟牒

湖北轉運司牒上岳少保宅勘會近於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趙彦博劄子猥以非才濫將使指無補涓埃日負素餐之責

置司適在大將屯戍之地茍有可以褒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冒聞不敢緘默伏覩故少保岳飛領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捐軀徇國有百戰百勝之勲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飛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心如此雖蒙朝廷復其官爵錄其子孫而廟貌鈌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軍民見請為飛建立祠宇欲望朝廷下湖北轉運司

及鄂州許從衆欲不唯少慰飛忠烈不泯之魂亦可為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在於公朝實非小補候指揮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本司當司除已承都統制司摽撥錢肆千貫文委官建立廟宇外須至公文牒請照會謹牒

勑建忠烈廟省牒

尚書省牒武昌軍忠烈廟禮部太常寺狀准乾道六年七月六日勑尚書省送到武昌軍奏據本州居民父老

張子立等狀伏覩前宣撫岳飛統師嚴密保護上游收
復軍州掃平冦盜軍屯所至秋毫無擾有功於國百姓
仰之近遠之人繪圖其像昨已蒙朝廷叙復元官録用
其後而廟貌未立子立等遂具狀經湖北轉運司披陳
蒙前任運判趙彦博備奏奉聖旨依今來建立祠宇將
欲就緒尚有廟額未蒙賜勅乞檢會所降指揮敷奏對
賜廟額庶使歲時享祀福此一方用廣朝廷旌勸忠臣
之意伏候勅旨三省同奉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

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據奏上件指揮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牒奉勑宜賜忠烈廟為額牒至准勑故牒

乾道六年夏武昌軍言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武穆公飛功在一方軍先有請既獲㫖立廟矣吏士又乞加賜廟號敢昧死以聞制曰可於是飛廟得賜號忠烈迨今踰十年詔黄未刻也珠被命使湖右廼廼始鐫制詔于右以重祠官慰一方吏

民無窮之思竊惟公以奇男子起家山東為國虎臣其勲伐書太史其威名震閳四夷而節制之師至今名天下上臨朝念文武名臣欲盡有懐英烈收用其子孫以表公大忠四方聞者無不動色增氣方圖新公祠廟繪公故部曲名將董先李建等象俾侑饗於公仰稱陛下尚賢勸忠之指以感動忠義而侈公遺休其可不敬書下方淳熙六年冬十一月既望降授宣義郎權發遣荆湖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本

路勸農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借紫晉張珖謹書

賜謚指揮

尚書省送到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吏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顏度劄子奏臣恭覩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聖㫖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

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既而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萬壽觀使葬以一品之禮立廟鄂州賜額忠烈仰惟聖恩褒卹足以增賁泉壤獨定謚一節未曾舉行欲望睿慈特下有司議謚施行後批送吏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據太常寺申到稱檢准乾道重修服制令節文諸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聞

本寺勘會本官官品依前項條令合該定謚今勘當欲
依本官所乞候令降指揮日下依前項條令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太常寺擬定申尚書
省并檢准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勑三省同奉聖旨令
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
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
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
吏部牒本家照會本寺今擬定謚曰忠愍危身奉上曰

忠使民悲傷曰愍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太常寺別擬定申尚書省本寺今別擬定謚曰武穆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九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忠愍謚議

議曰嗚呼將相大臣勲在王室德在人心身沒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褒贈未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

以為闕典如是者凡二十餘年而聖天子一日赫然下明詔悼不辜崇恤典下之有司始請易名以慰忠魂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猒焉不滿者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薦紳之倫介冑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况司議臣者敢不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甍於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主上龍飛有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

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事以沒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已而又更十有六載至淳熙四年禮官奏以公應定謚乃下有司議其事嗚呼公之大名大節大勲烈赫赫在人耳目青天白日其誰不知顧乃閱歷三紀然後被褒榮之典其尤可憫也與嗇嘗迹公際遇之始自我太上皇鳳翔於河

朔公已先負敢死名受知大元帥府此殆天授也建炎之初首於京城南薰門外以王旅數百破羣賊王善等二十萬自是凡征討皆以少擊衆名震夷夏所向無前雖敵騎縱横大盜充斥獨公轉戰逐北掃蕩無遺用能復金陵清江淮剋定湖廣經理京西進討河南鯨寇如李成馬進之徒望風奔潰敵之簽軍涉其境者爭先降附擁衆來歸不可勝計紹興四五年間公領王師乘建瓴之勢剪除羣兇有衆百萬皆其平寇所得葢虔賊山

寨三百餘所與漢上九郡之衆湖中楊么鍾子儀輩各聚兵二十萬聞公軍至相率焚香迎拜既而被命招討河北蔡人來迎亦如之惟恐公至之晚遂進屯潁昌又進取曹濮時太行有魁領梁小哥者亦樂為先驅捷書至幕府曰河北忠義四十餘萬皆以岳字號旗幟願公早渡河敵人雖簽軍無一從者乃自嘆曰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屢見挫衂公至是喜甚語其下曰今次殺金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踈是敵始倡和議

以成吾兼愛之仁葢以公威靈氣焰日闢故疆莫之能禦也中興之初感會風雲得雋中率者非無其人惟公擅勇智仗忠赤自視不在諸大將下初受節制於張浚公常語人曰使我得與諸將齒稟命於天子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當剋復神州迎還二聖使後世史册知有與關張齊名朝廷命公鎮撫通泰乃力辭請以母妻二子為質願别立一軍招集士馬自兩淮進取山東河北收還舊疆使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故其鎮武

昌也諸大帥如武僖劉公忠烈張公武恭楊公忠武韓公武忠劉公分屯淮甸金人介馬長驅方張不制太上運廟謨授成算形於聖訓獨倚公一軍與諸將犄角為聲援以牽制敵勢人謂中興論功行封當居第一嘗竊恭覩太上宸翰賜公無慮八十餘札有曰卿忠義之心通於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皇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

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嘆餘章丁寧倚重之語
大率類是初忠宣洪公在金嘗遺蠟書至太上以賜其
家言彼中所大畏服者張浚與公而已他日忠宣還因
奏事論至公死不覺為慟公之大名大節大勲烈於是
乎在若其奉已至薄與下士同甘苦持軍至嚴所過秋
毫無敢犯禮賢至恭一時名人皆萃於幕府持循禮法
動合軌物恂恂若一書生兹又古名將所不可望者公
素志恢復會和好已定南北息肩於是登廟堂位樞弼

彼忌功嫉能者方相與媒孽厚誣以媚權臣乃罷本兵興羅織致坐事以沒嗟乎士患不遭時遇主既遇而復不得其死命與李廣材氣天下無雙孝文見之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揆廣蚤遇太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非不遇矣然卒斃於權臣之手天下莫不寃之班固之贊李廣以為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葢公之遇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死之日天下為之流涕有甚於廣

馬嗚呼命與茲主上所以仰體太上皇帝聖意錄其後之象賢者優加寵擢云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其有焉請謚以忠愍謹議有旨令別擬定

武穆謚議

議曰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藐諸孤猶在遠有盡上心廼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嗚呼

身可殁而名不可朽是非惑於一時而議定於來世自非有大勲烈著在人心何以上為聖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制可之其在司議者所當大書特書垂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迺上公謚迹公始末為之議葢公自結髪從戎有大志雄勇絶人每以闗張自許太上皇開大元帥府公以敢死名被知遇自是授任摧堅陷敵至績用顯白聲名彰灼雖晚出而人以為元勲宿將率基於此也建炎初羣賊王善

等衆二十萬抄掠汴宋閭公以王旅數百破之於南薫門外縣是師行所嚮必克紹興改元北兵侵暴未已而河南諸郡寇盜充斥李成馬進尤號魁黠湘漢間楊么鍾子儀等相挺為亂少者萬人多者十餘萬公受命征伐奮然以削平為已任曰内冦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復遠疆故麾軍南指則李成馬進為之潰北移師湘漢則楊么鍾子儀為之破滅捷書踵至勲名日甚南方底定公撫定以威信遠近爭附其為民者莫不各

安生業而豪强之徒皆願立功為用於是有衆數十萬隱然為長城矣太上倚公為重以圖恢復而公亦以眷遇之厚竭其忠力駐師武昌日謀進取練軍實選騎士明紀律以馭之同甘苦以懷之凡隷公麾下者人百其勇故公被命招討河北蔡曹濮等州望風相率歸附威聲大暢河北忠義聞公至以岳公姓識旗幟徯公渡河咸謂公御軍得士雖古名將無以加也公受節制於大將顧出奇料敵動無不中而以拘制不得盡每語其下

曰使我得禀命於天子何功不立故其為通泰鎮撫使
乞别為一軍招集兵馬掩殺金人收復山東河北河東
京畿等路以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公之心其欲掃
清中原以大功不立為已之耻可謂通於神明貫於日
月是以太上嘗賜詔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
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公之勇略忠藎
與太上之知公使得究盡其能北兵雖彊不足平也故
土雖失不足復也方以川陜宣撫力圖進取而議者厭

兵欲息南北用事之臣力主和議乞講盟通好猶懇懇
奏列以為非計終莫之聽公亦進位樞府而兵柄釋矣
雋功未就偉志莫伸身隨以殞有遺憾焉嗚呼為將而
顧望畏避保安富貴養寇以自豐者多矣公獨不然平
居潔廉不殖貨産雖賜金已俸散予莫嗇則不知有其
家臨戰親冒矢石為士卒先摧精擊鋭不勝不止則不
知有其身忠義徇國史册所載何以尚兹按謚法折衝
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内平羣盜外扞强兵宗社

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兹二美以武穆謚公於是為稱謹議

武穆覆議

議曰天下未嘗無公論為國者未嘗不念功為將者未嘗不欲立功功之小大顧其人如何耳功立矣何患國家之不知既知之身必享其利而子孫且蒙福矣其有

身殁既久而國愈不忘之者必其功卓然有以異於人而公論自不容已也太上皇帝中興諸大將依乘風雲勒功帝籍其最為公論所與者不過數輩國家所以封爵之與夫寵祿其後往往不薄易名之恩有請則畀之故少保節使岳公獨闕焉其子若孫頃在遠外未及以請新江東漕臣顔公舉太常少卿舊職以公當得為謚上惻然俞之太常博士實司其議迺按謚法謂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於公為宜朝廷下之銓曹考功

職當覆議因博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繫安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習聞而國史祕內無所考質獨得之於舊在行陣間者云紹興之初劉豫寇京西列城失守襄鄧恭為盜區公獨明賞罰練士卒百戰百勝所向易於破竹六郡賴以復平而後不再籍既盡復商於之地收虢略之城長驅將入於三川而威震五路矣所謂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誠如太上皇御札且平生用兵紀律甚嚴每與士卒

同甘苦而得其歡心雖上賜累鉅萬毫髮不以為已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無擾所謂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齎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誠如太上皇詔書其後北人渝盟空國來寇公徑絶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獨與烏珠對壘於郾城卒斃其將鄂爾多貝勒等而走其師又嘗以孤軍置寨於蔣山及宜興或殺或降莫可勝計敵人聞公之名為之落膽所以破郭吉而有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

巵成已死部曲内附仍尾襲敵人於鎮江之東間道直
趨建康大小數十戰動無遺策江淛又賴之以平定所
謂籌略頗如人意誠如太上皇玉音玆非折衝禦侮而
何雖恢復中原之志未及大伸而在公已無愧也其他
可書之偉績與太常之議不異復有一節尤所可喜方
襄漢未平自守宰而下悉聽公制置是時甫復河南故
地公即抗疏力辭乞從朝廷差注公之處功名遠權勢
有明哲之先見焉嘗聞褒詔有曰卿所抗章殊合事體

自非思慮之審謙畏之至何以及此子孫必有家藏是詔者布德執義兹非其要與謚曰武穆捨是將奚擇謹議淳熙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依

賜謚謝表

臣霖等言正月二十一日准告伏蒙聖恩賜臣等先父贈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臣飛謚武穆者聖朝録舊特䟽優武之恩先臣罔功叨被易名之寵可謂殊常之遇足為不朽之光仰戴洪恩俯增感泣臣等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伏念臣先父奮迹田畝効節伍符首蒙太上
皇神聖之知旋授元帥府偏裨之寄毅然赴難奮不顧
身志在立功半夜蹴雞鳴之舞師行有律居民無犬吠
之驚江淮賴此以全豪傑聞之皆附南剪湖湘之冦北
收襄漢之城鼓行將入於京都聲勢殆震乎河朔誓破
敵而後朝食擬清道以迎乘輿皇天后土實鑒此心白
叟黃童知為義將柰城狐之得勢指市虎以肆誣竊柄
弄權律人從已挾恐人見破之私意沮為國規恢之遠

圖出下策以議和姑欲效奉春之計皆左袒而奚罪無何繫周勃之身雖聖君曲賜保全而姦臣必欲擠陷謗書交至羅織慘加懐壯志之莫明抱深寃而長往形骸溝壑痛固無窮妻子蠻夷鬼亦不食興言及此流涕漣如追邦誣之既昭荷宸衷之丕恤食之廟宇旌英烈於一字之間葬以孤儀起枯骨於九泉之下盡復曩封之爵邑再收已錮之子孫猶謂禮意之未崇必加節惠而後已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幬日月照臨察臣之

父初無他腸憐臣之父沒有遺憾特詔禮官之議用爲信史之傳有其實可無其稱美名既立闡其謚足知其行舊玷自明豈惟撫慰於幽魂抑可激昂乎忠槩死如未泯必能爲結草之功生亦與榮敢不勵執戈之操臣等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霖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熙六年二月日宣教郎守宗正丞臣岳甫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臣岳霖修職郎前廣南東路提舉常平司

幹辦公事臣岳震奉議郎守尚書駕部員外郎臣岳霖

上表

張憲復官指揮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京西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鄂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提舉諸軍一行事務張憲男敵萬狀伏為先父自建炎紹興初隨從岳飛統率軍馬累與金人并諸處兵馬鏖戰收復州縣屢立奇功昨因岳飛坐事連及先父亦至於死今岳飛已

特與敘復元官改正禮葬給還逺恩數惟先父未蒙優恤望依岳飛體例追闕給還身後合得恩澤庶使存歿舉霑恩賜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㫖張憲特追復元官四子各補承信郎

張憲復官告

勅朕大明公道而邪正以之分博採衆言而是非以之辨茍銜寃而未雪則賫志而莫伸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張憲奮身艱虞致位通顯統三軍之

士久從幕府以出征收百戰之功每以捷書而受賞屬處嫌疑之地遽騰誣謗之言人臣無將忍加之罪衆惡必察盡洗厥愆廉車已正於使名廂部并提於戎旅整還故秩仍錄後昆尚祇服於醲恩庶宥光於幽穸可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楊簡中

金佗續編卷十五

宋 岳珂 撰

天定別錄卷三

賜褒忠衍福禪寺額勅

尚書省錄禮部狀准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恩勅葬臨安府西湖上紹興三十二年蒙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

寺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
等申請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隆興二年十月十
七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
家別行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竊見北山下智果寺
委是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敝屋數間今來
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謹繳連元准省
劄兩道真本連粘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給賜仍乞
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四字寺額存殁均被大造伏候

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檢准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都省劄子內外指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今並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內令入內內侍省彈劾施行合釐為祠部法內彈劾一節合釐為御史臺入內內侍省法本部照得今准批下岳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充功德院係指射有額寺院正礙前項指揮今據本官繳到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都省劄子乞踏逐到顯明寺亦是敕額寺院係奉聖旨特依所乞

是致施行了當續准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都省劄子
禮部伏准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
大宗正事士㦰等劄子叙陳先父太傅儀王仲湜安殯
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内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
獲降指揮充功德院士㦰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
乞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今看詳欲令岳甫別得指
占寺院乞功德院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

月十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繳到
省劄内有令岳甫别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尋勒僧正
司供具去後據僧正司申到嗣秀王師禹乞長慶山興
化院充功德院體例以長慶崇福院為額亦是朝廷特
降指揮放行本部續據岳珂狀乞以褒忠衍福禪寺為
額緣有逐項指揮令勘當上件事理合取自朝廷指揮
施行謹連元狀并省劄二道伏候指揮照得江東運判
岳珂繳到昨來省劄内已降指揮令别行指占寺院充

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今來岳珂申乞已踏逐到臨安府北山智果寺兼照岳飛又係昨任少保樞密副使後追封鄂王及禮部勘當欲以褒忠衍福禪寺為額須議指揮仍連省劄二道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智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禪寺為額令尚書省給勑牒奉勑宜特賜褒忠衍福禪寺為額牒至准勑故牒

賜褒忠衍福寺額省劄

故少保岳飛孫岳甫狀見蒙朝廷矜愍先祖飛以禮改
葬甫今踏逐到顯明寺一所見在錢塘門外照得本寺
別無田産只係律院唯是近切先祖墳塋今欲乞充甫
家功德院伏望特賜將本府顯明寺充本家功德院施
行伏候指揮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特依所乞
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
大宗正事士𥫩等劄子叙陳先父太傅儀王仲湜安殯
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內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

獲降指揮充功德院士錢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
乞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今看詳欲令岳甫別行指
占寺院充功德院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
月十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禮部狀准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
官岳珂狀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恩敕葬臨安府西湖
上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蒙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

院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
等申請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淮隆興二年十月
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
本家別行措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今竊見北山下智
果寺委是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敞屋數間
今來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謹繳連元
准省劄兩道真本連粘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給賜
仍乞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四字寺額存歿均被大造

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檢准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都省劄子内外指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今並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内令入内内侍省彈劾施行合鑿為祠部法内彈劾一節合鑿為御史臺入内内侍省法本部照得今准批下岳珂指占壯山下智果寺充功德院係指射有額寺正礙前項指揮今據本官繳到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都省劄子乞踏逐到顯明寺亦是勅額寺院係奉聖旨特依所

乞是致施行了當續准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都省劄子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籛等劄子叙陳先父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㦸堂内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指揮充功德院士籛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别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今看詳欲令岳甫别行指占寺院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月十六

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繳到省劄内有令岳甫别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尋勒僧正司供具去後據僧正司申到嗣秀王師禹乞長慶山興化院充功德院體例以長慶崇福院為額亦是朝廷特降指揮施行本部續據岳珂狀乞以褒忠衍福寺為額縁有逐項指揮令勘當上件事理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謹連元狀并省劄二道伏候指揮照行江東運判岳珂繳到昨來省劄内已降指揮令别行指占寺院充故少保岳

飛功德院今來岳珂申乞已踏逐到臨安北山智果寺兼照岳飛又係昨任少保樞密副使後追封鄂王及禮部勘當欲以褒忠衍福禪寺為額須議指揮仍連省劄二道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智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寺為額令尚書省給勅

嘉定十有二年秋七月甲辰珂自幾廷掾奉詔將漕江左既受節少府使道拜先壠下遂乘驛以馳瞻言松楸託在畿甸念妥靈之未有其地踧踖弗忍去而王事靡

監未暇請也越再歲夏五月巳丑始援先兄吏部郎甫巳獲之㫖丐以西湖下智果寺奉塋側之祠越翼月甲戌制可仍賜四字額曰褒忠衍福驛書下漕臺珂既拜章以謝又四歲始克以勑牒刻之石歸植寺門以侈天貺珂不肖竊伏惟念先忠武王以對越穹昊之盛心際遇高廟亦既揭之旂常崇以廟貎啟大邦之履謹金鐀之書昭昭大忠若揭而行珂廿載叩閽之本心百年未了之丕責亦可以自慰矣顧兹賜冡所以象去病祁連

之烈動樗里長樂之思望堯雲依漢日光靈爲奕固已百倍往諜睠懷藹然猶以一字之不可茍也華衮示褒不于其他天心所存萬世如見又與近者易名之詔實相表裏四朝旌厲之仁上聖遹追之孝義舒耀靈雷霆奮蟄志信誼白焜盪穹壤其榮復如此然則一門九殞之報果將何以哉惟忠孝臣子之大節盡是心而不斬乎人之知臣之事也昭是心以信乎天下後世上之明也述是心以及乎世世以無忝其祖子孫之責也所謂

報者夫豈能有外乎是敢表降指用期方來寶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謹書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臣珂言今月五日准勑先臣功德院特賜褒忠衍福禪寺為額者聽聳興將闈之思未忘楓宸封璽侈佛廬之賜永鎮松阡輝映湖山澤流泉壤臣珂申謝惟聖朝之

忠厚備勲閥之哀榮建刹奉塋雖申嚴於甲令因名攷實猶示寵於丁辰重念先臣幸陪興運自洗鳩浮之枉亟分佗佩之華直㙮里於宫西嘗紆天顧闢桑祠於墓左復下雲章褒先朝徇國之忠衍奕世承家之福寵靈至矣存殁同之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命啟維新仁存念舊會同四海月咸贄於唐魚駕馭羣英日又來於燕駿發幽潜於前烈昭風厲於後人臣猥紹弓箕親承綸綍魂如未泯肯渝三生馬革之心孝尚可移誓竭九死鴻

毛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丞相啟

珂啟伏准勅牒特賜先大父飛功德院以褒忠衍福禪寺為額者護柏祠之遺蹟固子孫追孝之情標蘭若之嘉名實君相念功之寵捧雲函而拜賜瞻台極以知歸於惟中興復古之朝每篤無競維人之烈考流風而懷將略方亟興拊髀之嗟崇報地以奉神棲尤欲示因心

之教定比雖存於同列叨榮蓋出於明時有如先塋密介近甸雖鄂國肇開於圭社嘗假寵於分茅而阜陵已被之璽書尚銜哀於宿草所謂百年之封鬣迄無一瓦之蓋頭人徒知下馬之恭僧豈識鳴鯨之供諸孫零落莫記春秋一念經營靡忘昕夕僅知傴躬申控於忱悃誠不自意遽拜於俞音曾瑯章為日之幾何忽出綍自天而來下賁扶猊之翰墨迅傳驛之置郵至於四字之題榮甚九京之貺寶章煜爚褒忘身徇國之忠金地莊

嚴衍奕世承家之福湖山為之改觀泉壤至於回春既
彰風雲已往之遭逢復厚霜露方來之悽愴茲蓋恭遇
某官腹心宗社掌握鈞樞陟禹迹而張六師誕啟歸疆
之勍董周官而佐八柄盍公馭幸之權謂將思昔以勸
今要使循名而考實豈但示封人錫類之意抑以表國
士死讎之心大聳觀瞻式存風厲珂幸以譽門之賤獲
伸掃域之恭聲光頓發於幽潛肝膽不知其激烈申許
墓犯松之禁刱嘗沓被於覆存圖秦軍結草之酬所願

愈殫於糜殞感深揮涕言不逮心謹具啟事専人捧詣
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啟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一

皇叔祖保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趙不懪等伏覩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奏請臨安府北山劍門嶺履泰山係神京禁地乞行禁止石宕打鑿石段奉聖旨依見令遵守今有側近居住不畏公法人朱一朱四朱五二呉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忽自去年以來

公然違戾上件指揮多雇游手鑿石貨賣倍多於前委是利害重念不愰有先祖儀王仲湜昨蒙勅葬顯明寺珂有先祖鄂王飛昨蒙勅葬褒忠行福寺上件墳地與所鑿石宕相去並是逼近今來穿穴不已子孫之心委為痛切况其山正係行宫大内儲祥發源形勝之地又係成穆皇后成恭皇后慈懿皇后莊文太子景獻太子攢宫正按具有法禁兼有專降指揮分明豈容不時穿鑿戕壞山脈今録白臣寮元來奏請在前伏候指揮特

賜劄下臨安府追上朱一等八名根究違犯聖旨指揮

從條施行仍乞從本府出給板榜付不㦖等各家功德
院釘掛約束并下所屬巡尉遵從元降指揮將穿穴去
處日下塡塞以後常切禁戢實荷公朝存䘏之恩伏候
指揮又劄子不㦖等輒有忱悃仰干朝聽竊見先祖儀
王昨來蒙恩勑葬臨安府顯明寺其主山地名劍門嶺
履泰山與墳地禁步相去逼近比來有不畏公法之人
朱一朱四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招集

游手公然鑿石貨賣山骨幾至斷絶戕壞風水利害不細不憸等證得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請壯山劍門嶺履泰山係是神京禁地有關國家風水乞行禁止石宕打鑿奉聖旨依指揮之下未及四五年豈應公然違戾兼以上件山地正係京城左臂朝拱大内又係攢宫按對皆礙法禁不憸等近因淮東總領岳珂以其祖鄂王飛勅葬墳塋在下横被穿鑿已同銜具狀申省乞賜施行外其先儀王墳墓同在一山與鄂王事體

一同情理痛切謹聯名具公劄申聞欲望指揮特賜行
下所屬追正朱一等八名根究違戾聖旨指揮從條施
行仍給版榜付顯明寺釘掛止絶并乞劄下本家遵守實
荷公朝存卹之恩伏候指揮朝散郎守軍器監總領浙
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劄子珂輒有兢危之悃上干朝
聽珂竊見臨安府北山劍門嶺履泰山一帶形勢宏壯
秀氣所鍾乃行都宮闕發源毓祥之區昨來被游手無

賴之徒貪圖石利穿鑿山骨致蒙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奏請以為神京禁地關係休咎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官司方行禁戢未及數年近有不畏公法之人朱一朱四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不顧上件指揮依然聚集游手百十為羣鑿石貨賣漸為空洞委是利害珂先祖鄂王昨蒙異恩勅葬正在其側日夜被其穿鑿逼近墳穴震動不寧子孫之心痛切肝腑況其山拱扆廣內正對攢宮所係匪輕似此打鑿穿

穴豈惟明戾朝廷法禁亦有關國家氣脉近因知宗節使趙不慥以其祖儀王勅葬此山被其戕害事體一同情均迫切已同銜具狀申省乞檢坐指揮嚴行禁戢外謹具公劄申聞欲望指揮特賜劄下所屬從條施行仍從臨安府給榜付褒忠衍福寺釘掛止絕併下巡尉遵已降指揮將已穿鑿去處日下填塞以絕後患實戴

公朝推忠念往之恩伏候指揮

除已劄下臨安府從所陳事理追人究治施行仍各

出給版榜釘掛嚴切約束毋容再有穿鑿及行下本地分巡尉常切禁戢關防不得有違仍具申尚書省外

右劄付淮東總領軍器岳大監證會准此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二

皇叔祖保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趙不懺等申右不懺等近為不畏公法人朱一等違戾聖旨指揮仍前於神京攢泰山禁地打鑿石段戕壞形勢風水兼於各家

祖塋逼近遂瀝血誠控告朝廷已蒙矜憐劄下臨安追
人斷治給榜禁約不愧等各家存没感戴隆私惟是其
間楊百九正是宕户祖與逐人打鑿未曾到官斷罪他
日必復為害況上件禁山既被逐人鑿成石穴逼近彰
露今有已取石片石屑堆積在彼合監朱一等人日下
就行填塞出給賞版榜於鑿石坑窟兩處釘掛庶得杜
絶實拜生成存卹之恩謹具狀披投伏乞指揮特賜行
下所屬追上宕户楊百九斷治并監同朱一等日下將

堆積石屑石片填塞出給賞版榜於鑿石兩處釘掛施
行伏候指揮
除已劄下臨安府遵從已劄下事理及今來所申追
上楊百九根究重行斷遣併給榜禁約仍委官監勒
楊百九朱一等日下填塞不得遷延違滯先具知禀
文狀尚書省
右劄付淮東總領軍器岳大監證會准此
國家中興駐蹕吳會介濤江之雄横越嶺之秀是鍾王

氣以隆上都有崇南山龍騫鳳翔旗蓋劾珍聳植天闕西滙靈沼北分巘岫脈聯絡附相為後先百年于兹鼎祚尊謚非特眷維輿宅申集大命而作邦作對松柏柞棫必有得於帝省其山之始天人之理相為因成此培養封扈所以不廢于官守良以此也承平歲久萬井日滋有司弛玩以怠于防邏劍門而上姦民穴石以給甃築惟利是睎自旽而稷工徒系踵剞劂之聲相聞嘉定己卯歲十有一月廷臣建言請厲其禁上心怒焉深詔

執事命毋復伐鑿竅竇以全清淑之氣以固廟社之托
有不如詔者以律令從事民狃吏媮實繫有之不三年
而弊復如故日以加甚珂適以使事馳驅原隰緬維松
櫝妥靈之近接旁阜巖谷之震動攻治之密邇子孫顧
瞻之心實不能一息安爰有宗藩賜朧其左園祠之奉
厥存彝制乃相率合辭以狀上尚書公朝惻然矜之謂
瑶諜之元臣金鐀之舊勲展親勸忠皆有國之先務矧
岡巒映帶實應宅緯其可以不儆乃下京兆捕違詔者

繫訊如章既伏厥辜復申條科禁之旨授之憲曹頒之
赤縣登之堂劄以副于二臣之家恩波滲漉下逮泉壤
法令明備上垂日星捧讀涕零莫知云稱夫以匹夫而
動廟堂之聽一言而係君親之責是豈曰區區之私而
已夏懋厥德山川鬼神罔或不寧周典建官林麓禁令
亦各有掌若稽攸行維見可觀也繼自今其比于衡虞
時厥撝呵祇奉明詔更萬億載毋棄毋忽以永漢室鬱
葱之符以幸光依景從之士以廣惟帝念功之訓其自

時中乂用丕若于夏周歷年要必自兹刻始敢附古誼著于下方寶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謹書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啟

珂啟今月初七日恭准省劄以珂同知宗正事趙不憁申乞禁戢西湖履泰山劍門嶺先祖鄂王飛賜塋後石宕特蒙頒降省劄下臨安府依所申事理施行仍付珂證會

者援奏章而借請方祈申禁於湖山賜化筆以亟行已遂妥靈於泉壤邦家流祉存殁銜恩恪修百拜之恭祇控一忱之謝竊以表峻山而聮漢苑五丞顓圃尉之司葬畢墓而啓周原六典設冢人之蹕于以圖皇基於億載抑將示上睠於諸臣維此西湖屹然北嶺實據劍門之勝倍增鼎邑之雄地闢天開山明水秀左環雙闕蜿蜒蟠伏之蒼龍前拱三陵翔舞來儀之丹鳳顧形勢所關之甚重宜科條厲守之匪輕何姦人競穴於雲根致

地脈浸戕於風水雖廷紳之建白炳宸綍以如丹然攫金者不見市人爭欲徇貪夫之利在望氣者知有天子肯思壯帝者之居幸玉魚蒙寵於宗藩而石馬近隣於先隴歲月久遷於宿草子孫未替於掃松夾長樂之宫左右章臺之可識像祁連之戰東西並冢之猶存念夙託於體遺況實形於躬睹苟伈俔坐觀其劚鑿將侵尋立見於崩隤誼兼切君親之間理或動朝廷之聽共伸哀籲嶄沐軫憐仰叩陪符呵譴正虞於鈇鉞俯頒堂帖主

張大振於維綱逌司盡逮於羣凶蔽罪聿伸於三尺既示明刑於十目覩瞻之所且還舊觀於衆手朘剝之餘熏釐東閤之尊再示南山之判尚窮殘黨庸戒後來詒郇公五體之書特紆心畫垂季布百金之諾更賜指麾靖惟委折之多悉自施生之造三熏登受十襲寶藏深谷爲陵將永壯黄圖之業漏泉有澤又能安絳水之阡玆蓋恭遇某官功盛磨崖德參鍊石華夏蠻貊皆率俾復開天命之膺山川鬼神莫不寧益厚日織之本克底

奠枕于京之效猶興聽鼙思將之懷故真情纔瀝於危
衷而大惠遽覃於枯骨珂身糜築甬責在膺門追惟賜
刹之蒸嘗已拜化鈞之块圠迄追再三之瀆皆繇終始
之仁瞻維尹之巖何止繇餘休於百世結躓回之草當
知殫圖報於九原頮舌靡滕腑肝是鏤謹具啟事專人
捧詣鈞墀祇候麾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啟

金佗續編卷十五

金佗續編卷十六

宋 岳珂 撰

天定別録卷四

賜謚忠武省劄

勘會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鄂王岳飛昨降指揮定謚武穆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謚忠武

賜謚告詞

勅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穸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中外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忠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

肆孝廟矜哀之備至還故宮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褫以真王之爵既辨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

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勑如右牒到

奉行

賜謚吏部牒

行在尚書吏部今月十二日辰時承寶慶元年五月二

日勑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承寶慶元年二月三日尚書

省劄子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

鄂王岳飛昨准指揮定謚武穆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

謚忠武本部契勘本官係特與賜謚忠武合行具申朝

廷命詞給告伏候指揮奉勅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穸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中外智略根乎詩書結髪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厲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忠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淩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隂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宜高祖眷念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還故官

而禮葬須祠額以旌褒逮於先帝之時謚以真王之爵既辯誣于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嫓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

賜謚忠武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五月空日空時付
吏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公文牒請證會謹牒
碑隂記
皇上系隆堯緒厲精初元乃寳慶登號之春二月甲午
大明御朝咨于邇臣玉音若曰朕承中興大統既新歷
數之紀顯忠遂良允謂先務惟高皇帝迓續景命一二
忠勲協恭締創上下交飭躋登于兹若時樞臣飛以誓
清中原之心懐恢復必伸之義人臣大節著于忘身易

名之典有國舊章而定謚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賜謚忠武於是嚴廊都俞省掖宣受薄海窮髮風馳驛行震于華戎聞者興起越三月壬戌綸書告于第金泥錦槖具寫德音珂既歸賜先廟載琢樂石復念隆指盛心不可不昭述以示來世爰鑿蠡測附于碑陰嘗觀古先哲王之所以為治胥及逸勤選勞彰善未始不知其臣也而知其心為難知其心非難也而知天下之心為尤難有夏大競迪惟忱恂文王克明乃灼三俊人臣

之事君叶濟草昧翊宣謀謨經營四方戡定多難其赫然功烈之盛天下所共知者要皆其迹之粗耳公論定於無我秋毫著於輿薪趍鄉決於兩岐毫釐謬以千里心之所存蓋非有聖知不足以盡知也是故方寸至微也達之而洞金石抗之而決虹蜺行以必遂則山嶽為之徙移守以不慴則鬼神為之辟易是庸可致也質之一時而不惑建諸萬古而不悖天定於人慾交紛之異義明於羣心固有之同是豈人物所可致哉其所以致

之亦必有道也故曰知其心難信於已可也而必信於人獲乎上可也而必獲乎下九重知之天下同之曰是其心足以當之舉直錯枉是天下與之也故曰知天下之心為尤難漢唐而降有得此於其君者矣曰葛曰郭其得之者何也亦惟曰正而已正者何也天地有缺裂而君父大讎不可忘也陵谷有變遷而夷夏大分不可隳也雲雺有冥會風霆有薄怒而大義正論不可一日不明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此心也忠貫日月神明

扶持者亦此心也舉斯心也而加諸彼夏周聖人所以知其臣者固不越乎是矣竊觀制詞之及二臣也是將曰垂之簡冊而同符乎古今也信乎考行而必稽之公言也而其著渾瑊之訓垂坦明之吉則不曰討效而必曰秉心也珂嘗考之史矣溫嶠在晉暴忠本朝王琳存梁義動軍旅李唐而下尉遲敬德之効謀武德李晟渾瑊之策勲貞元皆非無可稱也節惠之隆尊名之美又皆可聞也而聖心淵澄睿謨濬發比德絜誼曾弗是婉

顧獨拳拳於二臣者殆必有謂也勒鐘鼎紀竹帛者跡也合大義根至誠者心也盡體臣之義以章克類之德其亦知夫所取者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嗚呼先王之心二臣之心也而上聖知之上聖之心皇祖之心也而天下知之知臣之心以及乎天下天下亦得以大哉之言而咸知聖心焉豈不視古為尤難哉昔康王之朝于應門也實在于踐阼之元布乘黃朱侯甸男衛咸造于廷它未遑講而太保芮伯首以張皇六師無壞高祖寡命

進言於訪落暨乎報誥修辭推文武之昭明齊信以示
天下又惟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為端命
上帝之地夫曰忠曰武本人臣之職而居上者豈必以
是為得天之權輿哉抑不思右序有周者蓋先於薄言
震疊之功而三千同心固牧野之所以俟休命也惟先
王以赤心炳如上對前烈既信乎三靈以格于上聖以
媲于二臣其時其事適適在奉圭兼幣之始追褒百年
簡在一意一旦遂與佐黃鉞以集大勲書太常而紀成

績者若合符節嗚呼此又古先哲王之初政也三代數千載珂之一門乃復身親見之何其幸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不隕其名子孫世世其毋忘所以報上者哉紹定改元重九日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戸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岳珂記朝奉大夫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章劼書丹中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府事兼管

内勸農使節制防江水步軍馬鎮江都統司諸軍在寨軍馬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借紫馮多福題蓋

附録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吕丞相勛實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均為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徳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為公具官具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

遁烏珠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旣還河南之境寖復惟其張馬步將山俘馘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患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殆今以為冤朕獲纉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毛栗果孰得而孰

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鑲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峩峩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右劉詞翰林學士程公珌所擬撰也先王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實先賜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王公塈對掌綸掖始聆昕庭之旨躍然喜曰此聖上初政大慶賞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録黄之下繼而宸衷未愜猶曰穆不如武當

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忠武晝旨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肦今制繼而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寘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閫將嗣金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因録以寄嗚呼代言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睠之寵因所録之顛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

不亡矣既刻是編不敢負程公所以加垦九京之意

輒叙梗槩以為附録云珂謹識

賜謚謝皇帝表

臣珂言恭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者龍位覆尊

亟舉恤功之典鳯綸賁寵載更節恵之文洪恩滲漉於

九京清議昭明於千古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五

百歳興王之主每先舊德以搜羅四七際佐命之臣率

至異時而旌顯蓋事久遄臻於論定而名彰尤貴於實

實屬新負扆之朝庸軫聽鼙之念伏臣大父先臣飛躬
奮鄴下首陪鄗南高廟疇勲著白馬苴茅之約阜陵承
志洗青蠅營棘之寃先皇深慨於邦誣胙土肇分於王
社凡始終純全之無玷見聖神襃録之相仍猶餘守死
之孤忠未訂生平之公謚惟往昔鼓旗之錫固嘗焕寳
翰於天章而後來廟宇之嚴亦許揭珍題之風烈質以
曲臺之奏蕩然玷玉之疑游覩乾文重回渙渥取危身
之行灼知奉上之聖心參克亂之辭更為居邊而捬髀

合故稱而允愜仰獨斷之不遺立言併考於六家比蹟
俾扳於二代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
之忱吾斯能信顧擬倫而及此慚美報之謂何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如湯遂良繼武變伐修政復東都之會方
大規恢圖容瞻西閣之儀爰思表式因闡當為之義用
垂不朽之傳臣一自扣閽疊祗賜璽僅了子孫之丕責
敢忘祖父之胥勤黃誥歸榮頓改松阡之顏色赤門自
誓尚期草野之身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賜謚謝皇太后表

臣珂言恭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者正位東朝昭卹勲彛之舊演綸西掖誕揚謚策之新即已定之議合以為稱使既辨之誣久而逾顯澤深蟠際感貫幽明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生逢百罹死抱一節思陵追想灼知黒白之汙孝廟纂承遄被丹青之典先帝敕排雲之譴殊恩侈裂土之封然念易名

未全賓實賴慈闈保佑夙聞泰礪之盟故槁壤發潛夜吐豐城之氣肆力開於宸斷以洊舉於邦常義表危身掇曩歲鴻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兼茲二惠之華渙若羣疑之泮適追先志仰戴丕謨茲蓋恭遇皇太后陛下浹日而升與天同大坤元應地物方慶於資生巽象隨風事何嫌於申命庸假曲臺之誄以公直筆之傳臣猥玷贋門親祗賜綍悼前寃之盡著幸遺責之無餘烈既不瑕成德益欽於文聖勲猶未墜裹尸願

繼於璘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賜謚謝宰執啓

珂啓伏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者五位履尊丕顯授龍之業一言節惠大伸詘蠖之寃滲洪恩於槁壤之間凛清議於溥天之下事闗風厲榮浹雲來竊惟委質之常經無若事君之通誼有能持是志於國耳忘家之日未得見此情於謚以表行之時蓋人衆能勝天固

難辨鑠金之口然事久有定論要當明泣玉之心煥乎

念舊之彜章在此維新之初政敢沿異渥概叙謝私載

惟先祖之孤踪幸際高宗之興運間關百戰夷險一諶

推轂以前方自恃大有為之主枕戈而卧必欲除不共戴

之讎痛哉功隳於蔭桑儻爾釁生於營棘儻匪累聖委

覆盆之監孰令沈魂吐埋劍之光自歆茲像霍之儀繼

禭以非劉之典柏廟紀淳煕之額先揭標題松阡賜嘉

定之名復申裒衍獨有鴻臚之謚未參麟筆之公仰乾

御之秉時廣豐中之宜照謂在昔考功之奏實本羣情而于今綜實之朝可無三錫爰示聽鼙之感亟頒出綍之恩掇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戡亂能戢禍之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郭兩人之克稱世雖相去志實與同若區區興漢之謀固莫綏隕星於斜谷而復復昌唐之志竟難磨貫日於汾陽使重泉之下已死而猶生則百代之後無疑於傳信義該終始感洞幽明靖循坱圠之仁端識源流之自玆蓋恭遇其官

道本致主德推憲邦居二三執政之尊股肱是寄佐九五大人之造心腹攸同無發號施令之不臧有行賞論功而必當凡與品題之末者悉還議論之當然丹衷益彰白骨不朽珂粤從少日痛切籲天泣血辨誣雖曰有懷而畢吐以身任責常憂所願之莫償僅能湔蠅變黑之汙殊未滿豹留皮之望茲焉昭雪有若披雲揚名於世孝之終所賴孤忠之盡顯鞠躬盡力死而已誓將九殞以為酬仰首知歸披肝靡究謹具啟事專人捧詣鈞墀

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啟

金佗續編卷十六